

魏国故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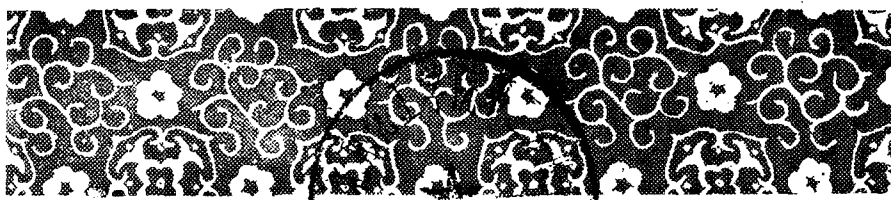
魏国故事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历史小故事丛书

魏国故事

牧 野

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石家庄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河北、山东、河南三省协作编辑、出版的《历史小故事丛书》中的一种。作者通过一系列生动有趣的故事，介绍了战国时期的魏国怎样一度成为天下第一强国，又怎样由盛变衰，直至灭亡；说明了人材和改革对国家盛衰兴亡所起的重要作用。

历史小故事丛书

魏国故事

牧 野

责任编辑：杜富山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3 1/4 印张 51,000字 印数：1—18,100 1983年6月第1版

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R10086·634 定价：0.25元

目 录

一	魏国兴起	(1)
二	李悝变法	(5)
三	西门豹治邺	(11)
四	吴起守西河	(21)
五	乐羊灭中山	(31)
六	吴起奔楚	(41)
七	卫鞅投秦	(50)
八	迁都大梁	(56)
九	五国伐秦	(64)
十	忍辱求和	(73)
十一	信陵公子	(87)
十二	水灌大梁	(98)

一 魏国兴起

公元前五世纪初，在黄河流域的中部，即相当于今天的河南、山西部分地区，崛起了一个强国。它从一个晋国卿士的封邑开始，在不长的时间内，迅速发展壮大，西攻强秦，北取中山，东伐齐，南败楚，成为战国前期的第一强国。它就是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。

魏国被周天子正式承认为诸侯虽然是公元前四〇三年的事，但说起它的先世，倒也源远流长。

早在西周初年，周武王伐灭了商朝，大封诸侯。武王有个弟弟叫姬高，被封在一个叫毕的地方，从此以后，这一族人就以毕为姓了。后来，毕国的国君大约犯了什么王法，被周天子给废黜了，毕姓的子孙们就流散到四面八方。

转眼到了春秋时期，一个叫毕万的当了晋献公的大将。他随着晋献公吞灭了耿（在今山西河津东南）、霍（在今山西霍县西南）、魏（今山西芮城）等不少小国。为了奖赏毕万的功劳，晋献公就把魏这块地方赐给他，

作为封邑。毕万的宗族从此繁盛起来，就用封邑之名，改称为“魏氏”。

毕万的儿子魏犇(chōu抽)是著名的“春秋五霸”之一晋文公的大臣。到魏犇的儿子魏悼子时，又被改封在霍，离开了他这个家族的发祥地。魏悼子的儿子魏绛是个非常能干的政治家，他在晋悼公时执掌国政，采取与西、北少数民族友好往来的政策，使晋国国势一度强盛；八年之中，九次召集诸侯会议，几乎恢复晋文公时的霸业。为了表彰魏绛的业绩，晋君又把魏绛的封邑改迁至安邑（今山西夏县西北）。这个安邑后来就成为魏国的国都。

春秋后期，晋国国君的地位越来越卑弱，国政大权掌握在六家大贵族手里。这六家大贵族就是智氏、范氏、中行氏、赵氏、韩氏和魏氏，号称“六卿”。这六家贵族都在自己的封邑内不同程度地进行了封建性的经济改革，如废除了以一百步（周代以八尺为一步）为一亩的井田制，制定了封建性的地亩制和租税制。当时赵氏的亩制最大，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，又不向百姓征税。魏氏和韩氏则以二百步为一亩，向百姓抽五分之一的税。智氏以一百八十步为一亩，范氏、中行氏的亩制最小，每一百六十步为一亩。谁的亩制最大、租税最轻，谁就最受新兴地主阶级的拥护。所以

当时著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孙武就预言道：晋国六卿中，范氏、中行氏一定最先灭亡，其次是智氏灭亡，接着就是魏氏、韩氏了；只有赵氏会最后成功。

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孙武的预料。公元前四五八年，赵简子联合魏襄子、韩简子、智文子共同攻灭了范氏和中行氏，把他们的土地瓜分了。此后，四卿中以智氏最强大。智伯仗着地广兵众，又执掌着晋国的朝政，就蛮不讲理地让魏氏和韩氏各自贡献给他一座万户的大城。魏、韩依从了。智氏又向赵氏索取土地。强硬的赵襄子说什么也不答应。智伯瑶又气又恼，就强逼韩、魏二家与他一起去征讨赵氏。赵襄子被三家兵马围困在晋阳（今山西太原），危在旦夕。但韩、魏二家这时意识到，智伯瑶灭了赵氏之后，就该轮到吞灭他们了。于是魏桓子、韩康子反过头来与赵襄子联合，三家一举攻灭了智氏，把智氏的土地分了个干干净净。

晋国的六卿只剩下三卿了。以后是否也如孙武所预料的那样，韩、魏二氏也将灭亡，最终由赵氏独家取代晋君呢？

不是。虽然在攻灭智氏之后，三家中以赵氏最为强大，但在后来，魏氏、韩氏又相继采取了进一步的改革措施，这两家的势力急骤增大。赵、魏、韩三家

实力相当,谁也不能独力吞灭其他两家。这时,晋国的城邑土地都落在赵、魏、韩三家手里,晋国实际上已分成三个国家。而那个一直挂名多年的晋君,此时只占着绛(今山西翼城南,是晋国的旧都)和曲沃(今山西曲沃南,是此时晋国的都城)两座城邑,方圆不过百里,成了三家的附庸。这时赵、魏、韩已号称“三晋”,他们不但不再朝拜晋君,晋君反要轮番朝拜他们了。就这样,魏氏就由晋国的卿变成了一国之君。

二 李 悝 变 法

魏国的第一代国君是魏桓子的儿子魏文侯魏斯。他是在公元前四四六年，也就是在三家攻灭智氏之后的第八年即位为魏君的。他礼贤下士，知人纳谏(jiàn)，在不长的时间内，把魏国治理成战国初期最强盛的国家。

魏文侯知道，要想使魏国富强起来，光靠自己和魏氏家族的一些人是绝对不行的，必须广泛搜罗人材，让有才能的人协助自己治国。当时孔子弟子中学问最好的卜子夏正在魏国教徒授课。卜子夏年纪已经很大了，魏文侯就亲自登门拜访，拜子夏为师，请教一些治国的道理。孔门弟子中著名的外交家子贡，有个学生叫田子方，这时也在魏国。魏文侯知道他很有贤名，就放下国君的架子，与他交了朋友。魏文侯又听说子夏的学生段干木德行很好，虽然段干木是个隐士，对治国平天下的事不感兴趣，但魏文侯每次乘车路过他家门口的时候，都要端端正正地恭立在车上，以表示对他的尊敬。

象田子方、段干木这样的儒者，未必有什么治国的才能，但魏文侯能虚心相待，备加敬重，这就使他思贤如渴的名声传出去了。四面八方的才智之士纷纷投靠魏文侯，时间不长，他就搜罗了不少有真才实学的人。这些人中，有善于发现人材的翟璜，精于法治的李悝(kuī)，能征善战的乐羊，善理民政的西门豹，以及大政治家、军事家吴起。

魏文侯明白，要想使自己的国家避免范氏、中行氏和智氏三家灭亡的命运，必须实行改革，使魏国的经济、政治进一步封建化。改革就要变更法度，而变更法度就必须首先“取信于民”。他想，让百姓对自己的言行信之不疑，才能使法令迅速贯彻，谁也不敢拿新法当儿戏。

有一次，魏文侯通知看管山林的一个小官，说第二天中午要赶到他那片山林去行围打猎。谁知，第二天天一亮就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。魏文侯一起床，照例会见大臣，处理国事。处理完毕，他见秋雨绵绵，寒气袭人，就留下大臣们一起饮酒取暖。大家一边喝酒，一边随便议论着朝政，越喝越高兴，越谈越投机，大臣们都以为文侯早把打猎的事丢在脑后了。

不料接近晌午的时候，文侯突然转身问侍者道：

“快到中午了吧？”

“还有一个时辰呢。”侍者答道。

文侯急忙站起身，吩咐撤掉酒席，立即准备车马。大臣们觉得很奇怪，问道：“下这么大的雨，您还要出门吗？”

文侯道：“昨天我已经和虞(yú)人(管理山林的官)约好了，说今天中午要去他那里打猎的。”

“雨那么大，天气又冷，恐怕打不成猎了吧？”

“是打不成了。我要去通知他，不要再等候我了。”

“这点儿小事，随便派个人去通知虞人就成了，难道还值得主公亲自跑一趟吗？”大臣们都很不解。

文侯严肃地说：“打不打猎是小事，一个国君不守信约可是大事。诸位请想一下，那位虞人此时可能正冒雨在野外等候我呢；我如果不亲自去，以后谁还会认真对待我的决定和命令呢？”

文侯说完，就冒着秋雨亲自去通知虞人了。都城里的百姓看见国君在冷雨泥泞中匆匆出城，都以为出了什么大事，非常纳闷。后来，当人们知道只是为了这样一件小事，不禁感叹道：“我们的国君连对虞人这样卑微的小官都不肯失信，真是难得呀！”

不久，魏文侯任命李悝为相国，开始实行变法。



李悝是战国时期法家的始祖。他担任相国以后，为魏国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法令。可惜的是，李悝的著作早已散失，我们今天只能了解一些关于农政和刑法方面的大概情况了。

李悝用法律的形式要求百姓“尽地力”，也就是要在土地上取得尽可能多的收获。他让百姓们在土地上杂种谷子、黍子、麦子、豆子和麻，以防止一种庄稼遭到灾害就导致歉收。他要求农民精耕细作，庄稼一旦成熟，就要象防止盗贼抢劫一样加紧抢收。他还命令农民们必须利用房前屋后、田埂沟沿的空隙，栽种桑树和瓜菜，争取不让一尺土地荒废。由于魏国地少人多，李悝强令农民“尽地力”，固然使农民的收入有所增加，但他最根本的目的，是扩大地主阶级国家的地租收入，使魏国富强起来。

李悝为了维护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，使他们的私有财产和统治地位得到保障，还制定了我国封建社会第一部地主阶级法典——《法经》。《法经》共分六篇，列于首位的就是《盗法》和《贼法》。“盗”，主要是指对地主阶级私有财产的侵犯；“贼”，主要是指对地主阶级人身安全的侵犯。李悝认为防盗防贼是国家最首要的职能，对农民的任何形式的反抗斗争只能残酷地镇压。

对于魏文侯和李悝公布的这些新法令，百姓们都

立即认真执行，不敢含糊。大家想：国君说话是算数的，咱们可别把他的法令当耳旁风呀！

就这样，魏国的地主阶级经济得到发展，地主阶级的统治进一步巩固，这就为魏国的富强打下了基础。

三 西门豹治邺

邺(yè叶，今河北磁县东南)，是魏国北方边境的重镇。它紧靠漳水，而漳水以北就是赵国了。魏文侯认为这地方必须由一位精明干练、文武兼备的官员镇守，翟璜就推荐了西门豹。

西门豹来到邺城，只见城郊田野荒芜，人烟稀少，城内街道清冷，百业萧条，遇见的一些百姓也都是愁眉苦脸，好象怀着什么忧愁的心事。这里发生什么事啦？西门豹觉得很奇怪。他见路旁正坐着一个衣服褴褛(lán lǚ兰吕)的老人，就走了过去，行了一礼，问道：“老人家，我看这里的百姓们都面带愁容，憔悴(qiáo cuì乔脆)不堪，这里出了什么事了？”

老人抬头看了看，见是一个陌生人，就低声说：“客人不知道吗？我们这里的河神爷又要娶夫人了！”

“河神爷娶夫人？”西门豹很诧异，“这可是件稀罕事。老人家能不能给我详细讲讲呢？”

“好吧。我们邺城的北边就是漳河，河神爷就是

漳河的水神。这位河神爷很喜欢漂亮的姑娘，而且喜新厌旧，每年都要娶一个姑娘做夫人。我们百姓如果挑选一个姑娘送给他，他就保我们风调雨顺，落个好收成。不然的话，河神爷就要大发脾气，不是闹起大水，淹没房屋庄稼，就是滴雨不下，害得这一方颗粒不收。大家惹不起他，只好年年给他娶新娘。”

西门豹问：“这事是老辈子传下来的吗？”

老人摇摇头道：“哪里！这不过是近十来年的事。那年这里天气大旱，祈(qí奇)神求雨的法子都使尽了，还是万里无云，半点雨也不下。我们城里的一个巫婆弄了一顿鬼，然后说：‘这是河神爷要个夫人，如果不给，秋天还要发洪水呢！’老百姓谁不怕洪水，只好由着她的话去办了。”

“那么由谁来管这娶妇的事呢？”

“当然是本地的富豪和乡官们了。他们和那巫婆一起经管这事，每年让老百姓交凑上几百万钱，然后用二、三十万买一个姑娘，剩下的钱就入他们自己的腰包了。你不要看这里的老百姓们穷得不行，他们可发了大财啦！”

“那么老百姓们就眼看着他们瓜分，话都不敢说一句吗？”西门豹气愤了。

“哎呀！躲都躲不及，谁还敢惹他们！那巫婆可厉

害呢！每年一开春她就到处串游，看见我们穷人家的姑娘，长得俊些的，就用手一指：这姑娘当河神夫人挺合适！谁家愿意把自己女儿扔到河里呀？只好东挪西借，凑些钱送给巫婆，才算免了。实在穷得无法的，就得把女儿给他们。反正被巫婆看上的，不是破家，就是荡产！”

“他们挑好了姑娘怎样送给河神呢？”

“巫婆和乡官们在河边盖了一所大院，里面是明堂瓦舍，粉刷一新，各种大户人家的用具一应俱全。选好的姑娘穿上一身好衣裳，打扮得象个新娘子，然后锁在院子里。再由巫婆挑个良辰吉日，用芦苇编一个筏子，让姑娘坐在上面，推下河里，这苇筏就顺水漂流，流下十里八里就沉进浪头里。据他们说，这是河神爷把她接走了。”

“那么你们老百姓真相信这事吗？”

“不管信不信，反正谁也惹不起他们。老百姓年年要交纳娶妇钱，有女孩子的又怕被巫婆选上，只好携家带口，远奔他乡。您看这邳城十室九空，市井萧条，就是这缘故呀！”

“你们年年给河神娶妇，是不是河神就不发洪水了？”

“这里老年间也不常发大水，偶尔发一次，仗着